

出師表

諸葛亮

先帝創業未半，而中道崩殂¹，今天下三分²，益州疲弊³，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。然侍衛之臣，不懈於內；忠志之士，忘身於外者⁴，蓋追先帝之殊遇，欲報之於陛下也⁵。

誠宜開張聖聽⁶，以光先帝遺德⁷，恢弘志士之氣⁸；不宜妄自菲薄⁹，引喻失義¹⁰，以塞忠諫之路也。

宮中、府中，俱為一體¹¹，陟罰臧否¹²，不宜異同。若有作姦犯科，及為忠善者¹³，宜付有司¹⁴，論其刑賞，以昭陛下平明之治¹⁵；不宜偏私，使內外異法也¹⁶。

侍中、侍郎郭攸之、費禕、董允等¹⁷，此皆良實，志慮忠純¹⁸，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¹⁹。愚以為宮中之事，事無大小，悉以咨之²⁰，然後施行，必能裨補闕漏²¹，有所廣益。將軍向寵，性行淑均²²，曉暢軍事，試用於昔日，先帝稱之曰「能」，是以眾議舉寵為督。愚以為營中之事，悉以咨之，必能使行陣和睦，優劣得所²³。

親賢臣，遠²⁴小人，此先漢所以興隆也；親小人，遠賢臣，此後漢所以傾頹也。先帝在時，每與臣論此事，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、靈²⁵也！侍中、尚書、長史、參軍²⁶，此悉貞良死節之臣，願陛下親之、信之，則漢室之隆，可計日而待也。

臣本布衣，躬耕於南陽²⁷，苟全性命於亂世，不求聞達於諸侯²⁸。先帝不以臣卑鄙，猥自枉屈，三顧臣於草廬之中²⁹，諮臣以當世之事，由是感激，遂許先帝以驅馳³⁰。後值傾覆，受任於敗軍之際³¹，奉命於危難之間，爾來二十有一年矣³²。先帝知臣謹慎，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。受命以來，夙³³夜憂歎，恐託付不

效，以傷先帝之明。故五月渡瀘，深入不毛³⁴。今南方已定，兵甲已足，當獎率三軍，北定中原，庶竭駑鈍，攘除姦凶³⁵，興復漢室，還於舊都³⁶。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。至於斟酌損益³⁷，進盡忠言，則攸之、禕、允之任也。

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；不效，則治臣之罪，以告先帝之靈。若無興德之言，則責攸之、禕、允等之慢，以彰其咎³⁸。陛下亦宜自謀，以諮諏善道，察納雅言³⁹，深追先帝遺詔。臣不勝受恩感激。今當遠離，臨表涕零⁴⁰，不知所言⁴¹。

一、作者簡介

諸葛亮（公元 181–234），字孔明，琅琊陽都（今山東省沂南縣）人，三國時期著名政治家、軍事家，也是中國傳統文化中忠臣與智者的代表人物。他早年隱居隆中（今湖北省襄陽市），自比管仲、樂毅，時人稱為「卧龍先生」。後來助劉備聯吳抗魏，西取益州，建立蜀漢，為蜀漢丞相。劉備臨終，囑咐他輔佐劉禪。諸葛亮當政時，勵精圖治，鞠躬盡瘁，曾前後六次（有說五次）出師北伐曹魏，後死於北伐軍中。死後謚為「忠武侯」，所以後世有稱他為「武侯」、「諸葛武侯」。

二、背景資料

蜀漢建興五年（公元 227），諸葛亮出師北伐曹魏，臨行前寫了《出師表》，向後主劉禪說明出師的原因和安排，並表明自己盡忠的心跡。此表最早見於西晉陳壽《三國志》，原無篇名，篇名為昭明太子蕭統編《文選》時所定。建興六年，諸葛亮第二次北伐前又向後主呈上另一篇《出師表》。由於《出師表》有前後兩篇，本文亦稱為《前出師表》。

「表」是臣下對君主陳請上奏的公文，始於漢初，明徐師曾《文體明辨序說·表》云：「古者獻言於君，皆稱上書。漢定禮儀，乃有四品，其三曰表，然但用以陳請而已。後世因之，其用浸廣。」可見漢以前大臣上言於君主，多稱上書，漢代開始才有表，後世一直沿用。李善《文選注》云：「言標著事序，使之明白，以曉主上，得盡其忠，曰表。」可見表這種體裁所呈奉的對象多是君主，並有表白臣子忠節之作用。

三、注釋

1. 中道崩殂：中途駕崩了。崩殂：指皇帝之死。殂：死亡。粵[曹]，[cou4]；普[cú]。劉備稱帝三年即死去，沒有完成統一天下的大業。
2. 今天下三分：如今天下已形成魏、蜀、吳三國鼎立的局面。
3. 益州：指蜀漢所在地（今四川省一帶）。疲弊：指國力困乏。
4. 懈：懈怠。內：指朝廷內。忠志：忠誠。士：將士。忘身：指奮不顧身，不怕犧牲。
5. 蓋：連詞，承接上文，說明原因，相當於因為、由於。殊遇：特別優厚的待遇。
6. 開張聖聽：廣泛地聽取群臣的意見。開張：開展之意。聖聽：聖明之聽，對皇帝聽取意見的尊稱。
7. 光：發揚光大，作動詞用。
8. 恢弘志士之氣：振奮、激勵志士的精神氣節。恢弘：發揚、擴大，作動詞用。
9. 妄：胡亂地。菲薄：輕視。菲：粵[匪]，[fei2]；普[fěi]。
10. 引喻失義：隨便引用不合道理的話。義：社會認為合宜的道理和行為。
11. 宮中：指皇帝宮裏的侍臣。府中：指丞相府所屬的官吏，即一般官吏。
12. 陟罰臧否：即「陟臧罰否」，賞善罰惡。陟：升。粵[即]，[zik1]；普[zhì]。罰：懲罰。臧：善，或引申為褒賞。粵[莊]，[zong1]；普[zāng]。否：惡，或引申為貶斥。粵[鄙]，[pei2]；普[pǐ]。
13. 作姦犯科：為非作惡、干犯法紀。姦：邪惡、不正當。科：法律條文。為忠善者：盡忠為善的人。
14. 有司：官吏的通稱。
15. 昭：彰顯。平明：公正嚴明。治：治理。「平明之治」一作「平明之理」。
16. 內外異法：宮中、宮外執法有別。異法：不同的準則。
17. 侍中、侍郎：郭攸之、費禕、董允等：當時郭攸之任侍中，費禕曾任黃門侍郎，後升為侍中，董允任黃門侍郎。禕：粵[衣]，[ji1]；普[yī]。
18. 良實：善良忠實。志慮：志向和心思。
19. 遺：給予。粵[惠]，[wai6]；普[wèi]。
20. 悉以咨之：悉：全部。咨：通「諮」，詢問。之：代詞，代上文所述各人。
21. 裨：彌補、補益。粵[悲]，[bei1]；普[bì]。闕漏：缺憾和遺漏之處。粵[缺]，[kyut3]；普[quē]。
22. 將軍向寵，性行淑均：向寵：當時任中部督，掌宿衛兵，負責保護皇帝。劉備伐吳兵敗，只有他的軍營完好無損。諸葛亮北伐時，留他掌管軍事。性行淑均：性格和善，為人公正。行：品行。
23. 必能使行陣和睦，優劣得所：一定能使軍隊和睦，讓才能高低不同的將士都會被安排擔當適當的職位。行陣：行列，這裏指軍中將士。行：粵[航]，[hong4]；普[háng]。

24. 遠：疏遠，作動詞用。㊶[願]，[jyun6]；㊶[yuàn]。
25. 桓、靈：東漢末年桓帝和靈帝。他們用人不當，寵信宦官，政治腐敗，造成漢末大亂。諸葛亮特意提及桓、靈二帝，是希望後主有所警惕。
26. 侍中、尚書、長史、參軍：侍中：指前文提及的郭攸之和費禕。尚書：指陳震。長史：指張裔。參軍：指蔣琬。
27. 臣本布衣，躬耕於南陽：諸葛亮早年隱居於南陽鄧縣（今湖北省襄陽市）的隆中，後劉備三次前往他家中拜訪，他才出山輔佐劉備。布衣：古代庶民之服，借代平民。
28. 聞：聞名、名聲。達：顯達。
29. 卑鄙：指地位低微，見識鄙陋。猥：謙辭，降低身份之意。㊶[委]，[wai2]；㊶[wěi]。枉屈：即委屈之意。顧：看望、拜訪。
30. 驅馳：奔走效勞。
31. 傾覆：兵敗。公元 208 年，劉備在當陽（今湖北省當陽東北）附近被曹操打敗。「受任」一作「受命」。
32. 爾來：從那時以來。有：通「又」。
33. 夙：早上。㊶[宿]，[suk1]；㊶[sù]。
34. 故五月渡瀘，深入不毛：所以五月渡過瀘水，深入不毛之地。瀘：瀘水，指今四川雅砻江下游和金沙江匯合雅砻江後一段。因為有瘴氣，三四月渡河有生命危險。建興三年，諸葛亮曾率軍南征，平定了南方諸郡的叛亂。不毛：不生長草木，指土地貧瘠或未經開發之地。
35. 庶竭駑鈍，攘除姦凶：竭盡我平庸的才能，剷除姦險凶惡的勢力（指曹魏政權）。庶：表示意願的副詞。駑鈍：能力低下，愚鈍。駑：劣馬。㊶[奴]，[nou4]；㊶[nú]。攘：㊶[羊]，[joeng4]；㊶[rǎng]。
36. 舊都：指兩漢的都城長安和洛陽。
37. 斟酌：反復衡量，考慮取捨。損益：減少和增加，也可解作利弊。
38. 興：發揚，動詞。慢：怠慢。彰：彰顯。咎：過失。
39. 諮諏善道：詢問、商討治國良策。諮諏：商量事情，聽取意見。諏：㊶[周]，[zau1]；㊶[zōu]。雅言：正確合理的言論。
40. 涕：眼淚。零：落下。
41. 不知所言：一作「不知所云」。奏表中常用的委婉結束語，表示因思緒紊亂，不知道說了些甚麼。

四、賞析重點

本文是諸葛亮出師北伐曹魏前寫給後主劉禪的奏表。諸葛亮為後主分析當時的戰略形勢，指出北伐是興復漢室的唯一出路，以及北伐時機已經成熟。他又勸勉後主親賢臣、遠小人、虛懷納諫、執法公平，並表白自己忠心為國、想興復漢室，以報答先帝劉備知遇之恩的心跡。

本文內容充實，情理兼備，可分成四個部分，由開首至「欲報之於陛下也」為第一部分，主要是為後主分析蜀國面對的形勢：諸葛亮指出，先帝未完成統一大業就駕崩，天下三分，而蜀國最為勢孤力弱，情勢非常危急；不過，朝廷內外的大臣、將士各盡其份，大家都感激先帝厚待，對後主忠心耿耿。第二部分由「誠宜開張聖聽」至「可計日而待也」，這部分是諸葛亮給後主的治國建議，包括要廣開言路，不要說不合理的話，以免堵塞忠諫之路；執法要公平，宮中和府中賞罰要一致；要善用人才，內政可交付郭攸之、費禕、董允等賢臣處理，軍事則可交託品行和善公正的將軍向寵；並要親賢臣、遠小人，前漢循此而興，後漢反此而亡，要以此為鑑。第三部分由「臣本布衣」至「則攸之、禕、允之任也」，主要講述自己本無意從政，後來是為了報答先帝三顧草廬的知遇之恩才出山；強調受命以來一直竭盡所能，鞠躬盡瘁；且道明北伐的目的是興復漢室；他指出當時南方已平定，兵甲充足，是北伐的好時機。第四部分即最後一段，是諸葛亮臨別總結：重申國家復興之計；自己的任務是出師北伐，眾臣則要為國事獻進興立德政之言，同時勉勵後主要廣開言路，秉承先帝遺志，用心朝政；並抒發臨別之情。

本文第三部分是諸葛亮表明心跡的自白，情感至為深厚，令人動容。事實上，蜀主劉備與諸葛亮之關係非比尋常，劉備臨終時對諸葛亮說：「君才十倍曹丕，必能安國，終定大事。若嗣子可輔，輔之；如其不才，君可自取。」其意是希望諸葛亮能輔助劉禪，如果劉禪不濟，甚至可以取而代之，足見劉備對諸葛亮之信任。對此殊遇，諸葛亮亦以鞠躬盡瘁之誠回應。諸葛亮又謂：「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；不效，則治臣之罪，以告先帝之靈」，「臣不勝受恩感激」，「臨表涕零，不知所言」，足見諸葛亮對蜀主劉備之情深意摯，並願意將此番情意遷移至其子劉禪身上。或有質疑這部分似是枝節，與前文關係不大，其實這是似離實接、嶺斷雲連之章法結構。從布局上，此部分緊接親賢遠佞而來，諸葛亮固然自視為賢臣，而由他人、由後主再說到自己也是自然不過之安排。從內容上，為免奸臣惑主，諸葛亮也有需要將自己的心跡表露清楚。《三國志·蜀志·董允傳》載：「後主漸長大，愛宦人黃皓。」而黃皓「便辟佞慧，欲自容入」，足見諸葛亮此表是有所指的，而這部分正為此而發；加上這部分自述生平、心跡，能打動後主，使其接納意見，故這是文中不可或缺的部分。

本文說理富於層次。諸葛亮寫此表的目的是為了安頓好後方，在北伐曹魏時免卻後顧之憂，故他極希望後主能接受他的各種建議。為達此目的，諸葛亮先說之以理，為他分析當時天下局勢，「先帝創業未半，而中道崩殂；今天下三分，益州疲弊，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」幾句，凸顯蜀漢勢孤力弱的困局，使後主了解蜀國的險境，從而知所振作。然後又將先漢興隆、後漢衰亡的史事作對比，寄望後主借古鑑今，親賢臣而遠小人，這

樣後主自然較易接受他的意見。同時也動之以情，在表中十三次提及「先帝」。這安排有三方面作用：一是以劉備嚴父之威望，使後主願意接納己見，自我警惕；二是勉勵後主繼承父志，復興漢室；三是暗示先帝創業艱辛，如今處於存亡階段，須謹慎守業。在文章較後部分，諸葛亮表明忠君愛國的心跡，謂自己本無志於政治，但因感激先帝知遇之恩，才出山為蜀漢効力，且一直以來都竭盡所能，鞠躬盡瘁，以此打動後主，使其接受自己的勸導。本文先理後情的安排，使說理富於層次，同時增加了文章的感染力。

本文另一特色是措辭得當、語氣得體。諸葛亮本是丞相，而劉備託孤時卻要求後主劉禪「以父事之」，諸葛亮因而兼有「臣」、「父」兩種身份。本文既是臣下向皇帝所進的表，也是父輩囑咐子姪的肺腑之言，進言時拿捏的方寸要非常準確，否則或招殺身之禍，或未能達成進言的目的，有失先帝所託。「然侍衛之臣，不懈於內；忠志之士，忘身於外者，蓋追先帝之殊遇，欲報之於陛下也」幾句，可謂不卑不亢、內含玄機。句中暗示，內外大臣各安本份，並非因為後主劉禪英明有道，而是因為他們要報答先帝殊遇，這是對後主的警醒，著其克紹箕裘，同時也能使後主安心，因為內外之臣「欲報之於陛下也」。「愚以為宮中之事，事無大小，悉以咨之，然後施行，必能裨補闕漏，有所廣益」，「此悉貞良死節之臣，願陛下親之、信之，則漢室之隆，可計日而待也」幾句，用「愚以為」、「願陛下」等字眼，強調自己臣下的身份，語氣恭敬，提出意見時措辭委婉，期望後主接納他的意見，這樣的君臣語自然使後主較容易接受。另一方面，先帝既然著劉禪視諸葛亮如父親，故諸葛亮在表中亦有以父輩身份和用語，勸勉後主。如「誠宜開張聖聽，以光先帝遺德，恢弘志士之氣；不宜妄自菲薄，引喻失義，以塞忠諫之路也」之句，乃是教導劉禪治國之方，然作者並無恃憑先帝之命嚴厲其辭，而說「誠宜」、「不宜」，使後主易於接受。又如「陛下亦宜自謀，以諮諏善道，察納雅言，深追先帝遺詔。臣不勝受恩感激。今當遠離，臨表涕零，不知所言」之句，作者除用「亦宜」等委婉字眼外，還說「臣不勝受恩感激」，感謝後主能聽其建議，又離別之際，對表哭泣，感慨非常，故有「不知所言」之自責語，使聽者劉禪對諸葛亮之建議更難以推辭。以上二例，是近於對兒子的勸勉叮嚀，親切誠懇。難怪清人浦起龍在《古文眉詮》中謂：「伊尹頻稱先王，武鄉頻引先帝，具聖賢氣象兼骨肉恩情，似老家人出外，丁(叮)嚀幼主人，言言聲淚兼並。」約言之，從語氣上，諸葛亮此表既能做到啟發誘導，又不失君臣之禮；既將時局狀況、建議主張講述清楚，又不會使後主不悅；既沒有老氣橫秋之議論，又不會低聲下氣地應對了事，可謂極之得體。

本文的文字相當淺白，亦不用典。如「臣本布衣，躬耕於南陽，苟全性命於亂世，不求聞達於諸侯。先帝不以臣卑鄙，猥自枉屈，三顧臣於草

廬之中，諮臣以當世之事；由是感激，遂許先帝以驅馳」一段，毫無藻飾，一看便懂。而能夠造就此種效果，是因為諸葛亮所說皆真厚無隱之心底話。明人孫月峰曰：「真實事情，全無藻飾。」明人郭明龍則謂：「忠義自肺腑流出。古樸真率，字字滴淚。與日月爭光，不在文章蹊徑論也。」

本文散中有駢，詞藻樸素。如「然侍衛之臣，不懈於內；忠志之士，忘身於外者」，「親賢臣，遠小人，此先漢所以興隆也；親小人，遠賢臣，此後漢所以傾頹也」，「南方已定，兵甲已足」，「獎率三軍，北定中原」，「庶竭駑鈍，攘除姦凶」，「興復漢室，還於舊都」，「諮諏善道，察納雅言」俱是寬對。散文中摻入對偶句，其散句以樸詞淡藻為之，駢句又順其自然，不求雕飾，不刻意求工，遂使全文天真自然，毫不造作，顯現樸素雅淡之文風。

總言之，本文內容、技巧俱妙，誠如劉勰《文心雕龍》所云：「孔明之辭後主，志盡文暢……表之英也。」